

1979《麦克白》与2021《麦克白的悲剧》中个人意志与命运的不同解读

赵伊欣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10.32629/mef.v8i19.17371

[摘要]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体现了个人意志与命运之间的矛盾问题。本文从人物塑造以及电影拍摄手法两个角度出发,对比1979年的影片《麦克白》以及2021年的影片《麦克白的悲剧》,分析了两部电影表现出的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解读。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一话题,可以引发对此的新的理解。

[关键词] 莎士比亚;《麦克白》;电影改编

中图分类号: I235.1 文献标识码: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Individual Will and Fate in the 1979 'Macbeth' and the 2021 'The Tragedy of Macbeth'

Yixin Zhao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opic of free will versus fate can be detected in the Shakespearean play Macbeth.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 building and different cinematic techniques, the 1979 film adaptation, A Performance of Macbeth, and the 2021 adaptation, The Tragedy of Macbeth, managed to presen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said topic. This thesis tries to delve into thes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hopefully, inspire more.

[Key words] Shakespeare; Macbeth; film adaptations

1 引言

1.1 选题理由

命运与个人意志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恒久的议题。人生究竟是不是由个人自己来掌控,时常在文学作品中被讨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也可以被视作讨论这一话题的作品之一。麦克白起初是苏格兰的英雄,却在之后变成了篡位夺权、谋杀国王的暴君。麦克白血腥的谋权之路最终将他带向了同样黑暗的结局。麦克白走向了这样的悲剧,是命运使然,还是其咎由自取?这一问题在此戏剧之后的改编之中也有了不同的解读。

本论文试图通过两版对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影视改编,分析对于命运和个人意志的不同看法,并希望从中产生对于掌握个人命运的新见解。

1.2 中心论点

本文认为在《麦克白》的两版改编,即由菲利普·卡森于1979年执导的《麦克白》和乔尔·柯恩于2021年执导的《麦克白的悲剧》当中,对于麦克白走向悲剧缘由的看法是不同的。在1979年的版本中,麦克白性格主动且激烈,积极地谋划自己的权力道路。而在2021年的版本中,麦克白被刻画得疲惫而消极,似

乎一切决定都已由命运代替他做好,而他只能坐以待毙。

1.3 文献综述

莎士比亚所写的戏剧在后世被进行了数不胜数的改编。莎剧作为经典作品,也以新的形式、怀抱新的内核进入了新时代观众的视野。后世的改编无疑在莎剧当中注入了新的解释。

在国内,对于《麦克白》这一戏剧的不同改编及其带来的效果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在XR数字戏剧《麦克白》诞生后,叶夏弦就在其论文中讨论了新兴技术对于传统戏剧的影响。同样,姜欣言与范玉刚也在研究当中研究了新技术XR的运用如何影响了戏剧美学。

此外,《麦克白》作为西方戏剧,被引入东方并且被本土化的现象也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陈必豪在其研究中审视了《蜘蛛巢城》所展现的东西方美学成功结合的艺术效果。而李丹和隗雪燕则在其研究中讨论了川剧这一艺术表现形式所展现出的独特新颖的川剧《马克白夫人》。其文章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潜力。

在国外,传统戏剧在后世的改编同样是被研究的重要课题。Ian Olney和Lynette Williamson分别在他们的研究中探讨了面

对现代的观众, 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时的技巧。两位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在审美多元的当代, 莎剧的改编也使用了别开生面的技巧, 来保持传统文学的新鲜感。

2 《麦克白》中命运与个人意志相对抗的主题

2.1 《麦克白》原作中命运与个人意志的体现

《麦克白》这一作品色调诡谲, 是一出黑暗的悲剧。原作的字里行间充斥着模糊、模棱两可的语句, 营造出怪异而不确定的氛围。麦克白的悲剧究竟是源于其自身的野心, 还是命运使然, 这一问题在原作中已有所体现。

戏剧的开头, 三位女巫在“thunder(雷电)”(莎士比亚1.1.2)和“heath(荒野)”(1.1.6)的背景当中现身, 并说出“Fair is foul, and foul is fair(美即丑恶丑即美)”(莎士比亚1.1.11), 渲染出诡异奇怪的整体氛围, 麦克白的命运也显得扑朔迷离。麦克白本人的台词也显示出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面对三女巫应验的预言, 他认为“*This supernatural soliciting/ Cannot be ill, cannot be good(这种神奇的启示不会是凶兆, 可是也不像是吉兆)*”(1.3.130-131)。起初, 他想要将自己的未来交由命运: “*If chance will have me king, why, chance may crown me/ Without my stir(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 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 用不着我自己费力)*”(1.3.143-146)。在说出这句话后, 他又开始思考自己可以付诸的行动, 显现出积极热烈的野心, “*If it were done when 't is done, then 't were well/ It were done quickly(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 那么还是快一点干)*”(1.7.1-2)。他与自己的妻子合谋, 在下次邓肯拜访时就血腥地谋杀了国王。这一举动是麦克白悲剧的起始。究竟麦克白心中从来就埋藏着弑君夺位的想法, 还是女巫的预言把这样的心思带进了他的脑海中, 这不得而知。此时的麦克白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意志, 已经脱离了命运的摆布。然而, 命运的影子在之后的情节里又笼罩在麦克白的身上。当麦克白夫人死去之后, 麦克白发出感叹: “*Life '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5.5.25-26)。麦克白将人生比作舞台, 而人自身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员, 一举一动早已被安排妥当。麦克白在此时此刻回想人生, 似乎终究是命运安排他走上了这一条沉重的路。

如此, 《麦克白》这一部戏剧, 就充满了个人意志与命运的抗衡与推拉, 扑朔迷离、模棱两可。

2.2 不同版本《麦克白》的改编中对于命运及个人意志的不同倾向

在1979版《麦克白》以及2021版《麦克白的悲剧》两部影视作品中, 原作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尊重。但是, 两部作品之中依然展现出了对麦克白这一人物的悲剧的截然不同的解读。

1979年版的《麦克白》相较于2021年版《麦克白的悲剧》, 更强调角色的个人意志。为了达到这一点, 1979《麦克白》中的角色通常情绪更为激动, 面对机遇、变故时反应更加热烈, 给人以积极主动地创造自己的未来之感。因此, 当未来变得黑暗残酷,

角色就更显得是咎由自取。除此之外, 《麦克白》当中的镜头多集中在人物的脸上, 近距离展露他们每一个细微的反应和情绪的外露。这样, 人的主体性就被展示了出来, 电影更聚焦角色个人而非一个宏观的概念。麦克白的个人意志更为凸显, 从而给观众留下麦克白的悲剧更多源于其自身的印象。

相比之下, 2021年版本的《麦克白的悲剧》更加诡异, 其中的角色情绪抽离而单调。这样的角色刻画体现出一种无力感, 仿佛角色并没有力量、意愿去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被展现得更像是一群命运的仆从。《麦克白的悲剧》运用远景以及俯视的镜头审视其中的角色。这样的拍摄方式使得角色们显得渺小而力不从心, 置身于某种更高的力量的管辖之下, 无力与其抗衡。这一改编让麦克白的行为显得虚弱而徒劳, 让观众们认为他的悲剧是命运使然。

3 两版《麦克白》改编中的人物塑造

3.1 三女巫在两改编中的不同塑造

在命运与个人意志的矛盾当中, 女巫扮演了偏向命运的角色。在1979版《麦克白》当中, 女巫们是三名装扮潦草的农妇。而在2021版《麦克白的悲剧》中, 三名女巫则更为怪异。

在遇到麦克白之前, 三姐妹携手念出“*The weird sisters, hand in hand*”(《麦克白》00:08:53)。在朱生豪的翻译当中, 三个奇怪的姐妹被简洁地翻译为“三姊妹”(莎士比亚), 省略去了古怪一词。而史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到原文中“weird”一词来自于古英语的“命运(fate)”一词(格林布拉特2711)。在1979版《麦克白》当中, 当麦克白再次寻求女巫的预言时, 虽然原文中描写道后续的预言是由“*First Apparition(第一鬼魂)*”(莎士比亚4.1.65-70)讲述, 在此影片中, 却是由女巫其一举着人偶向麦克白说话(《麦克白》01:33:59)。这让女巫们失去了一些奇幻色彩, 其所代表的超自然力量也显得虚弱一些。相比之下, 2021版《麦克白的悲剧》当中的女巫十分魔幻诡谲。在这一部影片中, 女巫的出场伴随着迷雾和盘旋的渡鸦。初登场时, 女巫只身一人站在积水旁, 水中却有两重倒影(《麦克白的悲剧》00:07:45)。在麦克白再次向女巫寻求指引时, 女巫们出现在房梁上(01:08:07), 在她们施展法术时, 麦克白所在的房间地面上漫起了水(01:09:03)。麦克白这一次所得到的预言, 就是由水中的幻影向他所诉说(01:09:39)。

在玛乔丽·嘉伯的书中, 《麦克白》中的三女巫被与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以及北欧神话中的诺伦三女神一同提起, 并提到形容三姐妹的“古怪”一词有命运的含义(嘉伯696)。作为命运的化身, 1979《麦克白》中的三姐妹被赋予了更多的凡人特征。她们的衣着类似平凡老妇, 她们做法时倚仗凡间道具。而2021《麦克白的悲剧》中, 三姐妹的形象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巫师, 且的确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这样对比, 1979《麦克白》中的女巫更像是推动麦克白践行野心的助力, 而2021《麦克白的悲剧》中, 三女巫是一股不可抗的神秘力量。

3.2 麦克白在两改编中的不同塑造

1979《麦克白》和2021《麦克白的悲剧》两部电影对于麦

克白本人的塑造有较大的差异。在1979年的版本中，由伊恩·麦克莱恩饰演的麦克白野心勃勃，他编织计谋满足自己的欲望，一手将自己推至血腥的结局。而2021年的版本中，由丹泽尔·华盛顿饰演的麦克白则显出疲态，面对命运呈现出顺从的姿态。

麦克莱恩所饰演的麦克白表现出近乎阴险邪恶的状态。从外表看，麦克莱恩饰演麦克白一角时四十岁，其在剧中的形象高挑整洁、意气风发。初出场时，他就带有锋芒。刚结束战役，他的脸上仍粘有血迹，手中仍握匕首，女巫出现时他警觉而迅捷（《麦克白》00:09:23）。面对女巫时他居高临下，在女巫道出意味不明的预言之后，他举起手中的匕首指向女巫的脸，对其进行质问（00:11:24）。他弓起背部，拿着匕首靠近女巫，咄咄逼人。显然，他对女巫向他预言的权力和地位怀有不加掩饰的兴趣。他对班柯说“您的子孙将要成为君王”（00:12:07）时眼神、语气均尖利，在得知自己已然成为考特爵士时，他的目光两次看向镜头，并咬牙切齿地念出：“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00:13:01-00:13:12）。其神态彰显了他虽对自己登上王位的正统性有所顾虑，却已充满了期待。在以上提到的一幕中，他的左脸面对观众，这一镜头向观众清晰地展现出他脸上两道血痕。这样的麦克白符合一个嗜血的野心家的形象。相比之下，华盛顿在饰演麦克白时六十七岁，已不符合传统中充满野心和欲望的年龄，其头发和胡须都已灰白。与女巫对峙时，相比于麦克莱恩的强势，华盛顿的麦克白语气平缓，比起质问更接近于疑惑。在被封为考特爵士时，他拒绝亲手处决上一任考特爵士（《麦克白的悲剧》00:11:53）。低头陈述自己之后还有更大的荣誉时，他语气低沉而没有起伏（00:11:58），更像是对于命运的确认而非期待。在刺杀邓肯之后，麦克白拒绝回到刺杀的现场去放下行凶的匕首。这一幕中，华盛顿的麦克白语气轻柔，显示出柔弱畏惧的状态（《麦克白的悲剧》00:34:56）。当麦克白夫人指责他的恐惧像是孩童的恐惧时他低下头（00:35:07），顺从而无力。

两个版本的影片中，麦克白的塑造并不相同。1979年的版本当中，麦克莱恩的麦克白展示出明确的野心，预言仅仅是他的助力。而在2021年的版本当中，华盛顿的麦克白显得虚弱柔顺，好像只能被命运推动前行。

4 两版《麦克白》中的不同电影手法

4.1 两改编对光影和拍摄角度的使用

一部影片的光影以及拍摄角度影响了影片传递出的信息。1979年的《麦克白》中，麦克白的脸时常被笼罩在阴影中，给人以邪恶危险的感觉。而2021年的《麦克白的悲剧》则运用了很多鸟瞰镜头，故事中的角色被变得渺小而无助。

在1979年的《麦克白》中，麦克白有强烈的野心，有夺取自己渴望事物的能力。传统意义上，“艺术家们用黑暗来象征恐惧、邪恶、未知之事”（贾内梯18）。在麦克白质问女巫时，他的脸被投入黑暗，“从演员脸部下方打的光，即使演员脸上没有表情，也会使他显得阴险邪恶”（19）。当邓肯来到麦克白的住处，而麦克白考虑是否要动手篡位时，麦克白作出一段独白分析自己的不义和野心（《麦克白》00:27:52）。他的脸部被给予了特写，

由此而“夸张事物的重要性”（贾内梯9），这张脸再一次被笼罩在阴影之中，这使得这一段独白更显得充满了麦克白本人主观上的残酷心境。

与此相比，2021年的《麦克白的悲剧》则常有对于命运的不可抗力的暗示。在这一版本中，刚刚刺杀国王之后的麦克白起身离开现场时被给予了一个鸟瞰镜头（《麦克白的悲剧》00:32:39），这使“观众盘旋在被摄物上空宛如天神一般，镜头下的人物往往像蚂蚁般卑微无助”（贾内梯15）。观众们从上而下地注视着麦克白穿过邓肯的床帐，仿佛穿过一道门。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这样的镜头暗示着麦克白的做法仿佛是被命运驱使，且他穿越了那道门就无法再回头。在麦克白第二次寻求女巫的指引时，女巫们坐在房梁上，被给予了大仰角镜头（《麦克白的悲剧》01:07:36），这使得象征命运的女巫们“强有力又具威胁性”（贾内梯14）。与之相对的就是高角度镜头中，仰头看女巫们的麦克白（《麦克白的悲剧》01:07:33）。麦克白的“困境、无力感”（贾内梯12）在这样的镜头中被捕捉，让他显得无助而疲累。

不同的光影和角度让1979年影片中的麦克白显得像个阴险的野心家。他有欲望，并且愿意为了满足欲望而动用不正义的手段。而相比之下，2021年影片中的麦克白显得疲乏而对命运无可奈何。

4.2 两改编的不同构图

除去摄影手法方面的不同，两部电影的构图也能够体现出电影的不同态度。1979年的《麦克白》常被放置在一个主导地位，居于画面的上方或者中央。而2021年的《麦克白的悲剧》则时而会把麦克白放置在低于、小于他人的位置，显得较为被动。

在1979年的《麦克白》中，当麦克白初遇女巫时，麦克白处于画面的上方（《麦克白》00:10:11），“景框的上部往往象征了权力、权威和精神信仰”（贾内梯54）。在1979年的改编版本中，麦克白在与命运相对时并不处于弱势，且其靠近外缘的黑暗，这也是一种“‘危险’”（ibid.）的象征。同样的构图在麦克白雇佣两杀手去暗杀班柯以及班柯的儿子时再次出现：中央上方的麦克白，被推至边缘的两杀手。在这一版本中，即便是与麦克白夫人共处的镜头，麦克白也从未处于画面的下方。这一版本的麦克白清楚自己的想法，并不听从他人的安排而行事。

而在2021年的《麦克白的悲剧》中，麦克白则时常被放置在一个较为弱势的位置。当他被奉为考特爵士，虽然是对他的提拔，但当时的场景却是其他人物径直走入他的房间，麦克白正躺在床上睡觉（《麦克白的悲剧》00:10:25）。在刺杀邓肯之后，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并排坐在床边，可麦克白处在更远也更小的位置，而“人类的配置泄漏了对权威的态度”（贾内梯69）。这样的空间分配使得麦克白显得渺小、受到其他人事物的压制。在麦克白反思自己的畏惧时，镜头拉远，而麦克白仍旧坐在床沿。“构图的上半部永远比下半部重”（64），而麦克白就被置于构图的下半部，空旷而黑暗的上半部画面压在他扬起的头上（《麦克白的悲剧》00:35:28），传达出迷茫和无力感。在结尾处，麦克白

与麦克德夫决战时, 麦克白在迷宫一般高耸的城墙中寻找对手(01:37:35), 显得迷茫而压抑。

通过不同的构图, 1979年的麦克白成为了一个恶意的篡位者。他心思阴暗缜密, 手段残忍。而2021版本的麦克白却时常被控制在画面的角落里, 像是受困于迷宫的受害者。

5 结论

《麦克白》这一剧目展现了个人意志和命运的矛盾。而后世的改编则表达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多种看法。在1979和2021两版对于《麦克白》的改编中, 不同的人物塑造和拍摄手法传达出了几乎相反的信息。通过不同的人物塑造和电影拍摄手法, 两部影片对于悲剧的解读也有所不同。在1979年的《麦克白》当中, 悲剧更多地来源于麦克白蓬勃的野心和欲望。而在2021年的《麦克白的悲剧》中, 悲剧似乎更多是由命运使然, 身处其中的人们并没有反抗的能力和决心。

[参考文献]

[1] A Performance of Macbeth. Dir. Philip Casson, and Trevor Nunn. Perf. Ian McKellen, Judi Dench, John Bown, and Susan Dury.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Production, 1979.

[2] Garber, Marjorie. *Shakespeare After All*.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3] Greenblatt, Stephen, et al., ed. *The Norton Shakespea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6.

[4] O'neil, Ian. "Texts, Technologies, and Intertextualities: Film Adaptation in a Postmodern World." *Literature/Film Quarterly* 38(2010): 166-70.

[5] Shakespeare, William. *Macbeth*. Toronto: Morang Educational Company, 1907.

[6] *The Tragedy of Macbeth*. Dir. Joel Coen. Perf. Denzel Washington, Frances McDormand, Alex Hassell, and Bertie Carvel. Apple Original Films, A24, and Iac Films, 2021.

[7] Williamson, Lynette. "Virtual Seating in the Globe Theatre: Appreciating Film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s Plays." *The English Journal* 99(2009): 71-73.

[8] 陈必豪. "东方的《麦克白》: 论《蜘蛛巢城》的改编策略." [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9(3): 129-32.

[9] 贾内梯. *认识电影* [M]. 焦雄屏, 译. 北京: 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2016.

[10] 姜欣言, 范玉刚. "XR对戏剧时空美学观的重塑——以XR数字戏剧《麦克白》为个案." [J] *艺海纵横*, 2025, (2): 101-10.

[11] 李丹, 和隗雪燕. "莎剧《麦克白》在川剧舞台上的嬗变——川剧《马克白夫人》中的意识流、自我与分身."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8(4): 150-56.

[12] 莎士比亚. *麦克白* [M]. 朱生豪, 译.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6.

[13] 叶夏弦. "技术、具身与融合: 论中国首部XR数字戏剧《麦克白》" [J]. *戏剧影视研究*, 2024, 22(4): 47-53.

作者简介:

赵伊欣(2001--), 女, 汉族, 山西省阳曲县人, 在校研究生、单位: 天津外国语大学,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